

薛荔山房藏稿

第八卷

行狀

明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南溟教公行狀
按教氏世系本帝顓頊之裔至楚以官為氏其
後散處四方或仕或不仕隱顯隨時迨入國
朝獨顯於江右筠臨之間在筠為龍城教即余
宗也在臨為水北教即光祿公之宗也兩宗相
距僅一舍而先後登仕籍者濟濟相望于朝

它不具論論余與光祿公時事余儲祕館則公
為御史視饒長蘆余守史局則公巡福建還

朝又巡順天掌京畿如是五六年間居嘗相比
事嘗相告情未嘗不肝胆相照也癸未余以使
事行公猶為御史出餞都門惘惘語不能休已
公擢大理丞乙酉由大理擢南京光祿卿過家
丙戌春公及余會于塗班荆握手猶在都門時
也公之留都留黃孺人嗣子承祐家居獨携副

室揚及幼子行舟抵豐城猶馳一騎卒手書示
余曰此行不盡挈家往盖有欲吐而難于言者
云情辭悒悒弗甚快夏五月余有內子之悼秋
傳聞公疾即心悸走訊于家則云嗣子已來問
疾未幾公訃至矣嗟嗟詎謂公而遽止此哉冬
嗣子扶襯還余將憑几而哭焉已蓐食戒行忽
繼母鄒孺人疾作遽不起竟不及赴嗟嗟生死
離合固一哀之寓無從弋越歲嗣子謁余信宿

乃出所手次公平生授余漆墨再拜而泣曰先
君子不幸平生猶可紀述史氏不哀憐而許之
其何以徵諸不朽余亦再拜而泣曰微子之請
余當有言於光祿公而况子之志又哀哀乎會
余多家難不皇執筆久之乃憶公大節而參以
嗣子所識事略為公狀如左公諱鯤字化甫瑯
南溟曾太父某太父審和父維琛瑯 先生贈
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黃氏贈孺人黃孺人之舉

公也年已五十矣衆咸稱異公自兒時即警敏
凝重未入塾贈公試以聯對偶語輒應聲响荅
贈公尤加憐愛嘗戲語黃孺人云老蚌生珠蓋
竒之也及長讀書為文務軌於正而造其微伯
兄大參蒙泉公中丞梅坡公每見公課義嘆曰
是必亢吾宗者為贈公賀有子弱冠補弟子員
試必列上等甲寅丁黃孺人憂戊午舉于鄉監
試五台徐公閱公卷進而前曰教君不獨文執

醇正即三場字蹟無一苟畫必端人也皆服徐
公善知人已未下第歸是時贈公年高而伯兄
麟仲兄龍俱蒼艾相半公構堂曰愛日日與二
兄奉贈公驪咲一堂父子兄弟康豫恬愉三公
之養不暘於此矣壬戌卒業成均相國江陵張
公時為少司成署成均事試公第一又察公行
履嚴密尤愛敬之遂為知己戊辰登第授松江
府推官松江故相國華亭徐公梓里也華亭公

亟稱公老成練達未幾丁贈公憂歸居廬讀禮
極其哀誠服闋補懷慶府推官推官職掌理刑
又為按部御史耳目新進少年徃徃以鉅購為
神明毛鷲為風裁公獨持以平恕鎮以博大部
使者亦罔不薦公為最丙子 召拜侍御史丁
丑督理長蘆鹽課諸督鹽課使所部獨長蘆轄
最廣連壯直隸山東河南以抵于徐公按行稽
察部無隱慝及代它使者多高會重幣市交結

驩公獨循行故事一無所增代者難之戊寅巡
福建監已卯秋試公身率諸司矢公畢智全閩
獨稱得士時楚侗耿公以中丞撫閩耿公好譚
名理時相目為迂公獨重耿公隆長者禮而同
鄉習太史蔡比部俱用言事忤時相謫官于閩
公並疏薦之及公行而習太史即為後使者所
中士論由此益歸公直道有守庚辰報命復
巡順天輦轂之下事勢多齟齬公不激不隨務

持大體而貴戚避驄自不敢干有太宰欲庇其
私人謁公薦之公竟不薦太宰有所憾於公適
貶去公亦不洩其語也掌京畿貳廷尉正光祿
蓋十數年而數歷中外游登列卿不可謂不顯
矣余嘗睹公恂恂若書生呐呐焉言不出諸口
寬煦坦易即輿隸下人不輕訾詈貌若易與也
至其中是非邪正較若黑白而嶽峙屹立侃侃
乎介不可撓公蓋外和而中嚴養深而守重固

不為皦皦磽磽而率之人不能勝蓋真所稱端
人君子哉當江陵柄政時平居私其顰笑者猶
竊以弄威福公自太學受知及服官同朝其處
師弟子間道義自若公固無私謁而江陵亦不
加踈于公則其倚藉炎赫願氣指使以重江陵
之過而速之禍者未必皆江陵指也及江陵罹
禍一時親故門人斥逐殆盡公獨以是時中立
而顯庸始終迄無間言蓋居公之難如此士大

夫宅心醇實與物簡諒居家孝友立朝正直忠厚有一於此當書而况公之班班可傳哉教氏世有令德著在譜牒不獨以其官爵也公蓋又光而大之矣公配鵠山黃封孺人一子二女子即承祐太學生娶鄉貢士吳某女有孫男一恭女長適劉某庠生次適張諭德公第三子某庠生副室楊京師人一子承祺一女幼公生嘉靖庚寅某月某日卒萬曆丙戌月日是年十

二月朔嗣子葬本里湖州祔贈公右首辛趾乙
塋之二季而宗人史某為之狀徵銘者其有考
於斯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泉鄔
公行狀

萬曆戊子夏閏六月丁未大中丞東泉鄔公卒
于家公子某等既率哭將卜吉奉公之柩葬于
本里某山先期走使來告曰惟先君子歸藏有

日矣幽室之銘隧道之表匪藉當時鉅公鴻筆
曷克垂光不朽唯是先君子宦業什一居內什
九居外卒未嘗有有力者為之游揚以故寡援
中止而平生孝友忠敬靜嘿真醇式于家而垂
訓于後者則又止於鄉之人誦之而已非質而
寘習者為之狀態無以徵信作者自先君子及
孤兄弟辱交於史氏之門舊矣覈實傳信史之
職也其無忘先君子而弃諸孤乎文聞命會哭

先史公未幾不皇執役久之廼撫伯子等所授
公事畧參勒為狀立言者庶有采焉公諱某字
某號東泉姓鄔鄔之先為泐錢塘人有三十八
郎者自宋中葉時徙居新昌之新村是為新昌
鄔之始祖也傳生景龍景龍徙今禹村凡七傳
而生溧陽公璜溧陽有惠政載邑乘士民迄今
祠祀璜生三謨三謨生尚縉尚縉生承業即公
父公大父父俱用公資贈至通議大夫禹村自

溧陽以名宦顯而子若孫竝仗義輸粟有司旌
其閭至贈公益力行孝弟綽有古人風人皆言
鄔載世德當蒸蒸起矣公母晏淑人晏淑人方
娠贈公夢有異僧名慧明抱兒詣門授已寤而
異之正德癸酉四月二十日生公遂小字曰慧
公生而果慧幼從塾師授書日頌數千言已學
為文辭文辭即敏給穎發有遺金於道者公為
免拾之立竢還其人嘉靖丁亥以童子試于胥

學使者既籍名諸生矣而會贈公病卒公即執
喪禮弗受諸生籍郡邑重為加禮孝廉蓋其天
性也初贈公疾且革目公怏怏不欲語諸逆父
莫測其故公詣榻下叩首誓弗敢廢學於是贈
公遂訣而瞑矣贈公之卒也家中落公又煢煢
有乘而侮之者公謹避惟奉晏淑人歡宴而力
學不勸已且娶胡淑人淑人性恬澹勤儉僂僂
家務上事晏淑人而外以助公公由是得壹意

於學辛卯始籍諸生庚子舉于鄉甲辰舉進士
出身進士觀政部寺計候選日久者多營它使
事行惜貲費故也公獨守通政司觀政二年同
郡吳文端公教司成公俱器重之丙午授工部
營繕主事是時員明閣琉璃河二役並興司空
文公業已委公視河而王公又言閣通宸居
非公莫可使公受事戒期浹旬而閣告成王公
亟稱其才敏可大任適荆南榷務缺即以公往

西南材木之藪而荆則控其噍也視權務者往往窮法征商而駟僧大賈恒匿於法外課額坐是反虧公酌輕重大小為稅法而一切蠲滌弊蠹商人聞之爭先輸納恒課既盈而盡以其羨付之代者還部已酉陞都水司員外郎滿三年考最授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毋晏封太安人配胡封安人旋有山陵之役公裹糧行寓食僧寺中一如書生惟嚴覈包冒即闔宦共事者憚

不敢縱庚戌虜薄都城勢張甚而咸寧侯仇鸞
授兵柄當是時 肅皇帝威靈莫測咸寧傾險
欺肆每有所規避輒駕禡兵器弗飭兵器者故
虞衡所理也于是虞衡缺卽人皆計脫而公獨
領虞篆殫心飭備器械卒具會虜解去咸寧罷
兵公亦獲亡恙初大司空績溪胡公抱病戎嚴
不敢去又聞咸寧側目部中愈益驚疑至是得
請歸乃謝公曰今日生還君之賜也胡公歸安

成歐陽公代為大司空知公廉幹即屬總稽四
司出納無何太安人計報匍匐歸公歸有言庚
戌兵器部多冒破部臣多獲譴獨公清慎自持
人亦不得而指公也居太安人憂三年哀毀如
一日每以不獲躬視含殮抱恨終天服闋補都
水司郎中視河張秋時大挑濬公馳駐南旺督
工疏濬諸閘以時啓閉飭修五空橋傾圯民漕
兼利暇則訓俗諭民使無以小忿殺軀人大疫

則捐俸濟以藥餌而拚骸靈髓澤及枯朽張秋人至今德之乙卯陞湖廣承天府知府承天

肅皇帝潛邸先帝園陵在焉宮宦所倚護軍

錯襟竄號難制而往來輿馬供億之費又倍它郡擢守者得承天輒逡巡不欲往往亦多不任而去蓋先是公視張秋河時故事正郎不得視河或以議主爵者失平遂即以承天擢公其實難之也公無難色往則稽傳舍節迎送決積滯

杜請托郡中帖服中賚人罔敢干以私潛沔水
溢蕩民廬舍民弗得舉火餓莩載道公親率州
邑長載米為粥活之徐為水防郡故有刑儀庫
徭甚苦獨累沔民公曰數州之民皆赤子也何
可徧累酌法均平務期可久而沔陽藉以息肩
景陵富民廖坐殺人當抵罪公按之如法獄成
廖計脫重賄黠奸詭託當道為緩其獄公偵得
奸狀竟收寘之死顯陵工興諸役徒百計營

進有漆工藏金爵漆中詭呈樣漆圖以中公而
遂所請公廷發而重懲之人皆稱公神明 陵
工成 欽賜白金撫臺趙公薦守治辦第一守
承天三年兩臺論薦必最全楚即陞湖廣按察
司驛傳副使去之日行李蕭然獨士民去思為
豎碑志不忘云任驛傳務去其太甚上下俱便
未幾以入 賀行辛酉夏楚缺督學使公攝行
學政一秉明慎得士最多今列史局藩臬海內

稱楚材者多公門下士又以署篆入覲謝絕私饋即故舊土產卻之甚峻壬戌陞四川布政司糧儲叅政釐革侵漁民無逋負賚竹軍餉仰給川東川東守令率外視之公考成稽察兩境一體賚竹自此接濟居一年以入賀行過里中造胡安人率于家公慟之甚二三呱呱弗克子也廼繼配宋淑人甲子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貴地多險隘民半襍夷相誘竊發為盜行旅畏

於塗公總攝三司節制宣懌殄土酋之反側者
調置武臣防禦盤江河黃土坡而標掠頓息丙
寅陞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時鳳繼祖倡亂馬
市助之雄據武定擅殺憲臣公兼署閩篆日夜
與督府呂公協謀徵兵翼擊殲之始議武定設
流官滇南以監事詳平黔三記隆慶丁卯陞本
司左布政使入覲同鄉有判臨安者不取當
黜以鄉里私于公公竟無所私歲辰復任今

上正位 東宮 覃恩進階中奉大夫得追贈

太父加贈父如已官太母李贈夫人母晏元配
胡俱加贈夫人繼配宋封夫人是時黔國沐朝
弼怙侈左右撥置生事僻遠官司莫能詰問公
憤之與常熟徐公錢塘陳公密謀於督府曰怙
不可終侈不可長亟請疏褫朝弼爵襲其子得
旨復捕奸徒數十輩繫之獄恤刑使者至欲從
輕議釋之公持法不可貸奸宄畏縮沐氏潛銷

跋扈公謀為居多庚午復當入 覲右轄陳公
代署篆公帑相授無錙銖染指陳公端人也寅
貳罕所推服獨傾心于公為莫逆交五載兩

覲篋笥中不持一私物以動驛卒嘗詠先哲詩
曰春風兩袖去朝天蓋自况云辛未陞應天府
府尹應天舊京去輦轂遠諸曹無所事事相尚
請謁為疏戚它尹率多浮湛公獨謝請謁先問
民所疾苦如上江苦防夫高淳苦虛米悉為調

停蠲派溧陽公祠圯士民謀新之合請于公公
不欲煩民盡出已俸為資值授邑宰鄒君市隙
地建祠置祭田若干畝召署邑人守祠事尋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浙江道出祠下展祭
拜遠近聚觀嘖嘖謂名宦必有後也抵浙適當
春汛倘倭公駐軍海上倭即越境敕閩廣公策
其返也必來犯我軍肅戒以待倭果返入寇公
督將領擊之俘馘數十倭大創遠遁捷聞部議

稱公忠猶遠略 欽賜白金綵幣湖故有軍民
兩兵每閱濫賞冒費乃置小校塲於轅門西更
番演試公親程其伎而上下之賞不濫而軍民
皆勝兵也自薊門募戍浙兵日驕浙人樂于
應募歲更召蜂集軍門至不可驅逐而往來道
里繹騷為害滋甚公條其事于政府本兵浙兵
應募戍薊者即為土著不必更募庶兵習熟而
民無騷動請著為令軍安民靖幕府無事廼簡

博士弟子員之雋者課之壯猶臺給其廩餼而
時加省試諸士愈益淬礪先後並登科目此所
謂文武為憲乎癸酉今上登極 覃恩進階通
議大夫太父父俱如已官加贈太母母元配胡
俱加贈淑人繼配宋加封淑人公凡再遇 慶
典推恩兩世蓋異數也初公署楚學政時楚人
有居間者公以禮謝之遂銜公公尹應天會其
人為南給諫公又不為媿媿取釋沐氏間置箚

都忿恚亦時伺間造蜚語相訛新鄭罷相江陵
繼之一時趨附者輒修郤於新鄭新鄭時所晉
俱目為私人楚給諫銜公無由者遂乘郤泄私
憾羅織滇它事中公疏上 上知公勤勞久留
南京別用公即謝官而歸前陳公與公相代于
滇者家食錢塘獨悉公清白寓之贈言為百口
辨公也公自浙歸屏居鄉里足跡不通公府輿
隸不煩有司其撫浙時嘗病田賦虛隱不均欲

議清丈弗果庚辰會有 詔天下盡行清丈新
昌王宰澗人也習聞公議一受成法公又戒邑
三老族子弟無阻格撓事故筠之清畝新昌賦
則獨平王宰德公而邑人亦有大造云鄔氏譜
自溧陽歷世族衆繁衍數千指昭穆不能辨公
壬戌更譜辛未再續譜今子姓途次咸班行秩
秩也平居訓子若孫務先行履而後文稅諸子
若孫亦皆斌斌質其有文壬午叔子某舉于鄉

報至公為一解頤已曰吾先君子不及見吾之
成名也吾今及見於子為吾子也者幸為吾先
君也者不幸蓋又歛戲感慨焉癸未春 詔用
遺逸舊臣臺諫交章首薦公公堅志不出斗室
獨處每日午中庭款步數週復下扃端坐常曰
吾得効陸宣公杜門集古方書足矣所著有慕
樂山人集斗室銘鐵石公贊題奏有督撫疏草
戊子五月第三子某喪公傷悼自為文祭之有

蚤年哭父壯而哭母哭妻垂晚哭子之感遂損
懽漸致寢疾不起以閏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七
十有六子男七女二孫男十七曾孫男四孫女
八曾孫女四男曰某大學生娶熊氏曰某大學
生娶丁氏曰某南昌衛鎮撫先公六十日卒娶
彭氏曰某庠生娶蔡氏公弟玘無子公命為之
嗣曰某庠生娶蔡氏繼黃氏曰某壬午舉人娶
陳氏女二一適大學生劉秉璧一適萬載縣庠

生彭紹美俱胡泚人出曰某娶劉氏宋泚人出
孫男某某曾孫男某某余歷覽公宦蹟勛伐獨
滇當特書公時左右藩政軍旅非所任也廼西
贛督府建威銷萌送鳳駢僂沐氏寢謀不動聲
色而六詔救定何其壯也公去滇後養禰莽緬
至兵連數歲而建牙大臣不輕辱師則即絀吏
議一時在事株連逮對廷尉者有矣使公在滇
而有是哉嗟乎宜乎其子之悒悒于公之勞苦

于外而不得與中朝之士絜功爭名也彼囂囂者烏睹國事雖然公歸甫一紀而廷臣薦之天子思得起而大用之直道徵矣公之家法徵于族公之身教徵于子公之鄉評徵于沒世曷謂無徵哉而必取信余言也某交公父子間不敢謂不深而又平生樂道公為之軌鞭所忻慕焉公歿而狀公也固宜

墓銘

明張母薛孺人墓誌銘

薛孺人者封禮科給事中晉山張公之配刑科
左給事中養蒙泰亨之母也孺人封二年而泰
亨奉使於秦期過家上壽孺人乃先旬日捐帷
寢泰亨痛其母之不少待也哭擗奔赴幾不欲
生已而走使持狀丐予銘曰養蒙不肖貽割先
孺人所以覲焉忍死者圖不泯先孺人之賢而
少獨不肖之憾也養蒙敢以此累先生子辱交

泰亨即於孺人有世誼而泰亨之請又有足悲者乃不忍辭而志之薛於澤為著姓孺人生而靜慧在姆不煩其父處士薛公艱子甚愛孺人必為得快婿而張封君時為學官第子文聲籍甚遂以孺人歸封君孺人執婦道唯謹姑王媪嚴持家嗚嗚諸婦揀過不給孺人左右迎承以適其意獨以賢孝稱與二三伯姒居能以其身為之下亦靡不人人賢孺人者其遭舅若姑之

喪也盡斤簪珥以充含祿曰亡遺吾君子之悔
其撫伯氏二女也不異已息人以為難封君中
歲頗以憂貧輟業孺人晝爨夜績龜倪有無以
佐之學甚至曉不得交及其罹閔墻之變諸纒
人斷斷交構其間世業滋落封君切齒誓必報
孺人寬譬之曰佑善殛惡天之道也吾詘諸人
其將申諸天何報為封君用其言已而仇者果
敗自泰亨束髮受書孺人即朝夕訓厲每篝燈

督誦必躬執女紅與俱且勉之曰自吾為爾家
婦知上世之累善深矣發其慶者其在爾乎孺
子其無墮乃父之志也於是泰亨學益奮竟舉
進士蜚聲詞林蓋孺人有力焉泰亨官省即會
大慶霈恩孺人遂拜封命當是時力足以致
芬華明得意矣顧攻苦茹淡如平生自翬狄珈
副外未嘗具侈麗之飾或譏其儉孺人曰有子
列禁近即滌綺不備於老婦足矣且以約素示

吾子孫不亦可乎聞者以此益多孺人孺人他
美多不具志志其大者如此亦足以觀孺人之
賢而知泰亨之賢之有所自也孺人生正德乙
亥二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壬午五月二十五日
得年六十有八子二長啓蒙禮部冠帶儒士娶
霍氏繼段氏次即養蒙娶趙氏封孺人養蒙生
子四光房郡庠生娶顏氏繼趙氏光斗聘苗氏
光奎光翼尚幼啓蒙等即孺人卒之明年癸未

正月初六日奉窆於西庄之世塋禮也 銘曰
孺人之跡不越梱內有嗣而賢乃顯慈誨厥
誨維何先德爾耀滌美貽榮躬食其報澤之西
原有封若堂我銘其幽德音不忘

明博士廷對馮君墓誌銘

嗟乎此余友人靖安司訓馮君廷對之墓也君
卒數月而余始聞又數月而始為之誄即徵行
實于其子珉禎圖銘君墓以志不朽又數月珉

禎自楚泛督學蔡伯華還以葬期來告請銘遂
按實而銘之嗟乎余尚忍言哉君用歲辟來遊
京師余延君署邸使小子喆受業焉時蔡伯華
適以調署鹽官至間飲余邸中促膝講執揚摧
今古三人者蓋未始不更相推許也既伯華倅
兩淮運司行越明季癸未君謁選得司訓靖安
余有使岷之役同舟載而南道淮海伯華飲
余二人邗溝之上抵掌憑陵浮白大醺蓋不知

廣陵之濤之為壯也別去余與君抵豫章君之
官伯華即召還兵曹已又督學于楚而余竣使
事 予告迭丁家難家食八載二君憫勞問譯
未嘗不歲再通也君之解官而歸余以書慰之
且有山中之約君報云毋安介子之隱妻甘黔
婁之貧又詩云何日花前遲小車頃伯華寓楚
亦詩報云近讀楞嚴如有悟何時連榻許高譚
迺有東粵之遷過家數旬而卒嗟乎二君言猶

在耳而不再暮並以死喪相聞余尚忍言哉君
性警悟敏達嗜學不厭自少至率即卧病一榻
手一卷不釋淹貫經義旁通於百氏為文好深
湛之思求執于古作者之林必得當而後已伯
華惟好古故同郡中獨推轂君而妄屬意于余
也今二君往矣余將安所振其惰而匡其不逮
哉嗟嗟余尚忍言乎君髫齡時部使者吳君試
士于邑得君而大奇之郡倅施君禮以賓禮自

為邑諸生每試必冠郡邑郡邑士無不人人誦
其文而心歎焉中丞東泉鄔公器君文行延為
諸子師今叔子某與君泛弟某皆親受業門牆
其里中授經而以科目顯者歷歷可指數也丁
卯省試已置君卷第七直指謂易義連比稍更
置之時藩臬兩使者不相得遂置君副榜庚午
又居副榜迨庚辰督學關中孫公素有人倫鑒
時法令嚴諸生應貢者六人俱不中再易其次

六人君次十二人孫公亟取而薦之君蓋晚而
後遇也嗟乎以君而一遇固如斯哉君之教靖
安也務在明師道正士心時出其平生所得與
諸生口譚而指授之靖士莫不欣欣得師諸直
指督學使者課君輒置高等竟以才忌陞河南
周府教授君即日解官而歸與二三臯季色養
北堂吟哦自適也君之操行如此嘗聞君太父
瑩然公家貧獨扶義慷慨邑人鄒姓督稅長遺

百五十金于市公得之鄒人誣其同行者訴于
縣庭縣令答之不服公聞即走白于庭而以所
封金還之縣令熊君大加敬禮榜還金種德旌
其門及君父石岡公韋布好修君母漆氏方誕
君石岡公夢中若聞人語云萬綠叢中紅一點
人咸謂異徵此馮氏陰德之報也於戲蓋始開
之矣馮氏世居邑之板橋距邑治三十里瑩然
公猷其僻陋乃僦寓邑之江姓石岡公始別創

居猶未暇卜隣也君又與諸舅季再遷邑庠之
陽蓋三遷而近聖人之居矣君之貽謀可知也
君著述頗多不欲聞于人嘗曰身既隱矣馬用
文之其教靖時出讀史數條以教靖士靖士即
請而削劂焉曰測史剩語亦可睹其槩也嗟乎
伯華繫然癯也而風神淖厲尚未及艾君恂恂
固自蘊藉而亦不登上壽豈文章固司命者之
妬抑天所以盈縮延促于其間者固自有在耶

嗟乎余尚忍言哉君諱某號鳳城廷對其字也
初配李氏生一子即毳禎邑庠生娶羅氏生孫
女一許聘某繼配漆氏生一子一女子毳祺聘
某氏女許聘某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
己丑某月某日庚寅某月某日毳禎奉君柩葬
某山之原而友人史氏教為之銘銘曰

生耶積之厚耶而薄厥發耶歿耶藏之深耶而
沛厥澤耶君子歿世疾名不稱司訓其有以死

矣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曷以銘于知己

明故貞節傅母劉太恭人墓誌銘

少司寇仁泉傅公之母貞節劉太恭人既卒而
塋垂一紀矣司寇公始授狀史某屬誌而為之
銘先是公考贈大理少卿紹岡公未有銘示不
敢先也太恭人年十七而歸大理公廿一自稱
未亡人五十七而旌于朝三封至太恭人七
十二而以壽考終 褒寵顯揚視其艱苦勞勩

蓋報施亦既隆渥矣可不謂榮名曷既共太恭
人來蘇劉氏本漢長沙定王之裔為筠望族父
處士世瞻母席媪誕太恭人有異徵處士為擇
配大理公考傳太公青岡翁恂恂長者處士知
其必昌也遂內息焉大理公獨子自太恭人歸
而內助有人傳太公漆孺人喜得賢婦四年生
司寇公公生數日大理公忽語太恭人術者言
此兒當貴必大吾門我歲行在丑將死果然吾

不及見免之立也遂相持泣已大理公果疾誤服熱劑轉亟太恭人調御藥餌籲天祈以身代大理公疾革屬續奄奄以二老一孤付太恭人太恭人慟而絕絕而復甦者數四劉處士聞之疾走扶太公漆孺人從中慰諭太恭人乃不即死忍慟治具既襄事獨持縞素躬操作績絰俛俛為生入則乳孤飲涕出則強顏奉舅姑惟恐失其懽心司寇公少長遣就學蚤夜督誨公愈

憤發學問為諸生有聲太公漆孺人纔一色喜
漆孺人疾太恭人輟寢食相待既喪哀而有禮
太公坐滋子負逋累償鬻產代輸太恭人恐傷
太公意盡脫簪珥出粟帛以佐之而益拮据供
甘膳不乏太公享年八十有四而優游卒歲者
太恭人孝養之力也嘉靖甲子公舉于鄉明年
舉進士上書言母狀上允禮官議表其閭曰
貞節公授毗陵理太恭人就養頃之遇儲典大

慶始封太孺人及公 召為侍御史又更 錫
命俱異數也公為侍御督長蘆鹺按畿內督北
畿學太恭人並養于邸一日太恭人語公若居
官勤勞諸孫遠在家庭幼恐易弛志墮業我歸
代若教之公不能留遂歸公丞大理復迎養五
年太恭人復欲歸公遣四子鉞奉太恭人歸歸
未幾而公由光祿晉中丞閱江南畿 命甫下
公即南意追留太恭人乃舟抵真州而太恭人

之訃至矣太恭人素忘恙舟次真州偶中暑鑿
藥不効至彭蠡而劇遂命孫欽治殮具且曰為
語若父吾撫五月孤危如一綫今見若父秉錢
開府吾一里中婦自若父貴吾一叨 旌典三
拜封為列卿母吾歸無憾可報泉下人矣為語
若父母過慟壹心報國即報母也越宿而卒欽
奉太恭人訃由舟還公匍匐取道南奔及抵郡
城而太恭人之櫬適至公哀慕純篤若有期會

云既以 卹請 上命藩臣徃祭其家大理公
已先歿數十年而 恩例並祭一堂閭里觀望
咨嗟以謂人子寵榮其父母死且不朽語曰不
有此母安有此子信哉太恭人性慈仁幼通女
訓諸書故曉暘大體自孀居茹荼攻苦既貴且
老而猶不易其素族人有溺女而瘞之野者一
宿啼聲未絕太恭人聞即命收之還其母給衣
食使自育及嫁勛之裝女歸而有家至今母子

感念輒歔欷泣下。芝公理毘陵，日問所平反有
死囚七人，情宜宥，獄書累牘，公猶豫未決。太恭
人具詰其故而促公，並釋之人，無不頌公明允。
公立臺則誠以激揚，督學則諷以寬教，為光祿
上謁陵寢，躬耕籍，一時供費繁鉅，倚辦
大官公纖悉必親。太恭人曰：國之大典有其舉
之，必恭戒備，毋憚煩為其通達類如此。居家處
婦姒和順睦族，接姻親恩禮周洽，御下不嚴而

治閩內之政雍肅自如司寇公立朝二十餘
年端凝介諒有大臣度老成敬信新進不察而
易之公浩然勇退一女姪適母家劉孟仲三十
而寡矢節不渝人皆言公與兄女克肖太恭人
其所成就固遠也太恭人生正德己巳五月廿
八日歿萬曆庚辰五月廿一日辛巳二月二日
葬先塋煙霞山首庚趾甲司寇公名孟春元配
廖處士啓熙女封孺人贈恭人四男鉉釗俱庠

生鉉娶吳氏釗娶吳氏繼胡氏鉅娶文氏別駕
似韓女釵太學生娶劉氏繼吳氏少保文端公
長子太守一惺女二女一適教學諭鏜子庠生
遷余宗弟一適王憲僉許之子庠生子淑繼配
胡別駕汝融女封恭人一女適陳侍御邦科子
某曾孫男二鉉子長慶鉅子涵聘刑部主事陳
良材女曾孫女一書子姓之蕃益徵太恭人之
食報者厚矣銘曰 劉漢諸王系衍筠邦寔生

女士克舉彛綱貞軌義方大節焯煌有 詔旌
揚三錫綸章既貴且顯亦壽而康積厚源遠歷
世縣昌不朽者銘彤管貽光

明故封文林郎寧國府推官松岡府君墓

誌銘

萬曆丁酉癸丑月十有七日侍御朱諧卿奉其
父封文林郎寧國推官松岡府君次于王父嘉
興丞覺齋公之塋左而祔葬焉廼自為狀謁余

請銘余獲交于諧卿固知諧卿為有道之士矣而諧卿為諸生時所泛授學而寃號為知己者劉象乾象乾又余友也往往為余道府君事甚悉今按諧卿狀與象乾言具合則府君之為人宛若接而觀之矣大都府君天性質諒開朗舉世俗所為纖畱封恡之態一毫不縑於其自次故自為嘉興子及為侍御父中間所歷豐約顯晦殊塗而孝友家庭惇睦宗間以至接遇親朋

訓勅子弟初終久暫垂七十餘年如一日也府君父嘉興公弱冠入太學母龔氏故此部郎石岑先生之女嘉興素豪宕挾豐貲以遊於大人諸博奕樗蒲戲弄之伎靡不擅長至家人生產一切付之不問及丞嘉興未數月而蕭然垂橐歸矣縱浪丘壑其豪益甚其殖亦中落也府君甫十齡而龔母見背鄔母繼之鄔母故新昌鄔東泉中丞之從兄宜方女也性嚴府君事之如

龔母有女弟竄愛適上虞簿陳懋科凡所資遣
裝總府君務當鄔母意而曲為之加厚焉嘉興
歿大母聞鄔母在堂府君事兩母無間言同母
弟友愛篤甚弟蚤逝拊其季婦諸孤盡以成立
朱故鉅姓宗人素以貲相雄長意少不當驟起
大獄一門兩祠不能相下府君重櫬于中倡義
糾衆殫心計區畫合兩祠而一之朔望必會聚
于祠因俗調劑創為家約行之未幾而忿悞之

私胥化矣。垂白與諸芝昆季五六輩。驩若平生。居嘗無疾遽。而子弟跬步尺寸。少愆于禮。即面詰之。無不人人畏其嚴。而樂其寬。閭閻如也。里中聞而興起。有不平者。必質之府君。君得一言解去。人言竟。府君之世家。無闕牆里。無訟端。所謂薦行君子。不肅而教成者。非耶。當嘉興公舉府君。君代理家政。遺其季使遊學焉。季為諸生。府君厚有所屬。及季歿。而府君大慟。愀然曰。吾家詩

書禮樂之業其竟不振於是乎諧卿少長即專
延名師昕昃督誨察其同姓子弟之可教者群
而教之貧者給其資代為之束脩一時諸泛之
列青衿者奮起矣諧卿捷于南宮府君曰吾志其
不孤也諧卿捷于南宮府君曰吾願其賒矣諧
卿由理官而拜侍御府君曰盈縮榮悴相為乘
除理數大較若此益務折節引退日持盈滿之
誠以為百谷王也諧卿理宛陵府君就養公邸

每出退食必問所平反若何所泛事交遊若而
人諧卿分校南畿兩湖丁寧慎重問所得士若
而人諧卿為南侍御府君曰國事漸多盈庭築
舍若為耳目責將安効古稱正直忠厚立朝大
節若朝夕無忘于斯初府君就養宛陵壽七十
會諧卿課最受命而還府君御袍服壯面再
拜戒諧卿無納郡中人絲縷與諧卿同官暨郡
之鄉先生士庶胥祝以言驩聲動于庭府君廼

驟然曰卜茲人心吾子庶幾其能官矣即操舟而西及諧卿之留都固請府君行不許越歲請至再三始行舟及南浦而府君疾作矣歿之日為丙申十一月初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一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五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若府君者其殆市義而窘窘而不勸者歟方隆慶戊辰郡大饑穀價騰踴郡侯後江鄧公募義協賑罕有應者府君計其口得

羸粟五百斛首輸以應而繼者响臻鄧侯大喜
隆以賓禮欲以衣冠授之府君卻走不受鄉人
負嘉興責者子母至千緡府君業且困悉折券
弃之其好施予不責報於人事多類此府君之
歿也初劉象乾送之行即與經理其喪歸為余
言府君素亡恙抵會城忽遘寒疾是日已戒舟
子解維府君遽疾革事聞于直指玉城葉公葉
公故宛陵人也又諧鄉同年友即檄所司治具

而府君先遺命毋得妄受人賻襚殯殮之具悉
取于家素所豫備者當是時倘少緩發身揚帆
順流而下旅泊蘆葦沙渚之濱倉卒有變安所
取辦而舍叢一一如禮哉嗟乎府君其不責報
于人天固有以酬之矣諧鄉其亦可以無憾哉
府君諱繼通字汝彥別號松岡初配丁氏生子
一吾炫繼配上高黃貢士梅臯女封太孺人後
府君七日歿于官舫生子二吾弼即諧鄉南京

福建道監察御史吾瞻邑庠生副室王氏生子
一吾輔女一適庠生蕭達道炫娶吳氏生家柱
庠生娶某氏家縉娶某氏家祉家紋家繁弼娶
都司經歷姚增溪仲子庠生芬女封孺人生家
紀庠生娶嘉興尹陳鑒韋女輔娶姚氏育炫子
家紘聘某氏瞻娶黃氏生家緝庠生娶某氏家
維聘某氏家徽未聘弼愛而育之孫女二炫女
適庠生劉訂瞻女適張懋熙曾孫女一諧卿狀

府君善行其夥余掇其大而可傳者書之石餘
具諧鄉狀中銘曰 羗負荷於析薪兮竭菑畚
而畊穫紹厥休而昭揭兮肆振響于寥廓頽波
屹其東障兮鴻聲壘以緜邈滌星宿于崑崙兮
滙九派于海若雨八荒而漸被兮雲膚寸其冥
漠旣棲真而匿采兮濟吹萬于籥橐耀潛光于
不朽兮奠九京之可作

明故諱母胡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友謚明府之先塋其父丹山翁也既屬
余銘諸墓矣及是而其母胡孺人卒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塋于某山先期而以狀來請銘狀曰
孺人系出邑河北巖上胡氏其先有胡公寧者
仕為御史再傳而生尚明即孺人太父也與先
太父東陽公同學友善相約為婚姻遂以孺人
配先大人丹山翁先太父業儒不事家人生產
自孺人之來歸也值家中落孺人佐先大人

俛拮据以奉饘粥先太父既逝太母劉在堂享年八十有餘孺人奉養如一日先大人操什一以遊里中而孺人一切綜櫛于內絲比銖累家用饒給即諷先大人息其業而休焉務行德義喜施豁如也初孺人連舉子不育垂四旬而始育不肖先大人有暱心弗肯督責而孺人持之獨嚴既入塾稍長出就外傳必擇明師友使從事以故不肖自為諸生時得遊於賢士大夫

之間及叨與計偕而孺人之教逾爾歲乙酉先
大人寢疾孺人從旁語曰觀兒尚未舉子儻君
一旦不諱誰為託付家務而俾得卒業焉徧察
諸從中惟曰敏之次子聃也慤可令為免嗣以
竢之將來於是不肖奉兩尊人命而有聃之嗣
及壬辰不肖九六試南宮矣瀕行孺人前告曰
免幸得第大願也顧利達有命仕進須時若不
及今彊盛時勉從一戔以圖報稱河清其更俟

乎而父已不及見矣獨不令老身一見之乎是
歲不肖竟阨於第遂從選人得閩之松溪令松
溪為閩邊邑而幸去冢不匝月得奉孺人偕往
即升斗猶祿養也及抵家而孺人頓病足矣不
肖拊膺竊嘆曰毛生奉檄色喜何為不肖其能
絕裾乎孺人聞之即令儻裝戒行曰若受命
于朝復能顧其私哉吾雖艱於步尚健善飭
亡恙吾雖不能效陶雋二母寧以一老人故令

兒子嚙嚙膝下以稽公家事乎且若為人父母
若能使子民無愁苦疾蹙吾聞之即快矣若亟
行毋緩於是不肖飲涕之官而留內子胡孫聃
代奉孺人七箸朝夕公署一唯孺人耳言是承
五載得無罪戾上功考牘冀邀一命以榮父
母而命也竟阨於資不肖其已矣迺壹意將母
來諭而情再陳不得請未幾而孺人之訃至矣
嗟乎慟哉不肖擗踊踣顛星露奔馳而孺人遺

言猶在嗚嗚以不肖未舉子為恨也嗟乎慟哉
不肖其猶人乎而有母使至此極哉余讀明府
狀而甚傷其志不能不為之於咽也雖然孺人
有以自瞑矣毓于華胄歸于名宗克相君子幹
蠱履豐用嚴為慈內教媿隆而親睹其子之成
名以聳施于海邦也壽年八十有八偕老令終
所謂令妻壽母者非耶獨所不即瞑于屬纊者
未及抱孫耳然以丹山翁及孺人之行事卜之

而知其必有後也。以此告孺人而孺人有不瞑
乎哉。明府亦可以自慰矣。孺人生正德己巳
月 日。歿萬曆丙申 月 日。一男一女。男即
明府某女。適大成陳某。蚤卒。明府娶胡孺人女
一。適庫溪鄧某。蚤卒。副室某女一。許字余宗侄
太學生廷拭第三子士冕嗣孫。以紳曾孫男四
女一。銘曰：堂有諶兮華之榮兮。茂厥本根。碩
且蕃兮。而忘憂兮。而昌而後悠悠千秋兮。

明河間知府警亭陳君墓誌銘

士君子奮跡而赴功名之會詎不稱才難哉頌
有其才矣而齟齬乖於遇合遇合矣而年力不
逮於富彊此志士徃徃興後時之嗟而高材多
戚戚於不偶蓋自古歎之矣若乃位際時亨才
與年贍而又有壽命之延促以為之制使當年
不究之蘊竟厄於有涯之數而不可知此又豈
非世之所尤累歎太息而寄恨於無窮者哉余

友陳雋卿殆其人歟初雋卿與范國士及余同
舉丁丑南宮也雋卿年最少已雋卿召入南臺
余病告幽憂久矣國士立臺未幾亦以言免而
余旅進旅退家食十有餘載獨雋卿翩翩南署
為名侍御再典大郡聲稱籍籍畿輔間朝屏翰
而夕樞衡固可操左券而責之也夫以雋卿之
才若彼所遇若此而又濟以膂力之方剛即使
盡六十年而止其所就可勝道哉雋卿之捐館

舍也年纔四十六耳其平生非有輒軻不遇抑鬱無聊之境以觸之於外又非有疾病憂怪以紫之於中何其宜壽不壽而遽止於是耶嗟嗟雋卿世之黃馘稿頊者何限而獨斬於雋卿哉雋卿貌愿而性慧外樸而中辨其與人恂恂不為瑣尾燠咻之態而亦無斬絕崖異之跡遇事安詳沈密機不妄發而料度推尋多中其窾立朝議論未嘗毛舉鷲擊至計及宗社事關君

相人才進退消息之際有人所不肯言者而君
獨言之卒不以聽拒為語默也其為江都也江
都故南北往來舟檣輻輳之所往為令者疲於
奔走逢迎而民事置不暇理君不廢酬酢而簿
書日自為程日繼以夜必如期而後即休部使
監司多以它邑疑事屬君而君治之如其邑事
貧民睥睨富室之貲索之不應輒張重事冒它
籍而訴之於上追攝勾連往迓歲月及至聽理

又復匿竄無所考驗而事卒不能解其有稱貸而不償者一言督過即夜往自經富室之門而亡賴惡少乘機盡掠其所有官又從而優卹之其風益熾官司亦莫之誰何君一一申白懲禁為令而富室稍稍獲寧宇矣邑故賦籍相冒豪猾因緣為奸而反坐累貧弱君履畝按籍而田稅多寡有無虛實之數較不可欺時有奸民不使者鼓衆突入堂下以直賦為辭君第語之曰

直賦易事耳乃令胥史雜進它牘訊鞫拷治如
常而大張公門聽其出入衆乃股栗膽喪潛遁
而散君事畢故召之左右莫敢以對郡廩生史
宗器試劣等例當降廩中有黠者聲言舊學使
得代槩復諸所降廩即詐為篆牒覘史生之出
也而潛投之凡史生故忠實無它腸見牒大喜
信以為實自賫牒詣府而府驗之乃偽篆也史
生誣服事下君覆鞫察其有寃色乃詰之曰故

所與同降廩者為誰平居亦有字札相通乎史
具以札進驗其字跡得黠者而治之果自輸服
遂釋史生而後得需次以貢其當機槌發類如
此供億之費錙銖不漁於下而上所徵辦亦毫
不得溢於正額即有墨而思逞者不惟不能有
加於君而且薦揚為之地矣立南臺四載首陳
十事次請建 儲論相奏章累牘而申救三進
士之濫黜訴李中丞材之誣獄人皆以為批鱗

陳雋卿殆其人歟初雋卿與范國士及余同
奉丁丑南宮也雋卿年最少已雋卿召入南臺
余病告幽憂久矣國士立臺未幾亦以言免而
余旅進旅退家食十有餘載獨雋卿翱翔南署
為名侍御再典大郡聲稱籍籍畿輔間朝屏翰
而夕樞衡固可操左券而責之也六以雋卿之
才若彼所遇若此而又濟以膂力之方剛即使
盡六十年而止其所就可勝道哉雋卿之誼館

舍也年纔四十六耳其平生非有輒輒不還抑鬱無聊之境以觸之於外又非有疾病憂慙以柴之於中何其宜壽不壽而遽止於是耶嗟嗟雋卿世之黃馘稿項者何限而獨斬於雋卿哉雋卿貌愿而性慧外樸而中辨其與人恂恂不為瑣尾燠咻之態而亦無斬絕崖異之跡遇事安詳沈密機不妄發而料度推尋多中其窾立朝議論未嘗毛舉鷲擊至計及宗社事關君

過甚忽眩暈顛仆已又強起治文書病轉劇而
猶不輟息奄奄日微矣猶凭几端坐臨筆亟呼
太孺人者三嗟乎雋卿而遽止於是耶人言雋
卿數月中由家入保寧達京師抵河間間關數
千里而保寧道最險往來至三四不無少瘁矣
而視事河間日無停晷巨細必躬思一報知遇
之隆遂以此速其斃嗟乎使雋卿而果斃於其
官則余與國士之所為雋卿幸者反為之祟矣

顯融亨嘉天之所以厚材且賢也而顧使之困
憊以殉其生哉雖然雋鄉之去江都江都之民
俎豆之至今猶有遺思而歿于河間當道撤祠
君于名宦則又孰謂其不壽且永也哉君性最
孝友初選桐鄉令還行次真州心怔怔動即買
棹而西歸則文林公疾且亟君獲奉藥食月餘
躬親含殮文林公含笑而瞑自江都之南臺必
奉太孺人養于宦邸其後之保寧河間太孺人

憚遠不欲行即留二子代養每署中進一饌易
一鱸必念及太孺人寢食未嘗忘也與伯季友
愛最篤終身無間言公俸所入悉以置產而分
授之先是陳無宗祠文林公始倡而君捐百金
以助其成又欲置祭田橐金河間以授家人而
二子竟能就之其內行淳備而足以詒後又若
此君好學強記自為諸生時已擅才名即居官
不廢學每行役車中多所吟咏所著有咏史詩

閔瀛漫語循良模範言責要覽辨問錄留臺疏
稿君考某贈文林郎趙太史誌其墓王元美為
之傳母徐封太孺人配余氏封孺人余孺人生
二子一女二子俱庠生長良佑初配光祿署丞
吳一陽女未歸今娶茂才胡某女子一女一次
良儲娶少司敎仁泉傳公女子一女適余宗兄
國子生淑之子郡庠生廷棉故太司成贈少宗
伯夢坡公之孫也君名某字雋卿別號警亭生

嘉靖某年 月 日 歿 萬曆 年 月 日

塋 里 山 戊 戌 之 月 日 也 銘 曰 櫟 社

以無用天全兮旅雁以不鳴見食魏瓠以喙然
受梧兮神龜以見夢畢力寧為鷓鴣而殺翮兮
而不羨枋榆之只尺寧為騏驥而中蹶兮而不
效長鳴於伏櫪君固賁志以遊於閭寥兮胡為
怛化而拘拘於旦宅堂有護兮滋蘭蓀兮來歸
菟兮賁茲原兮勒之銘兮壽無垠兮

明故山西叅政致仕晉階中大夫小泉范

公墓誌銘

山西布政司叅政致仕晉階中大夫小泉范公
諱俊字汝希世居邑之長沙第乙丑進士歷官
刑部主事員外郎中河南副使至叅政致仕十
有八年享年八十有二四子八孫三曾孫伯子
世美為浙江副使公之子孫貴盛壽考福祿蓋
備履其全而始終出處大致固古之所稱為鄉

先生歿而可祭於其社者是矣公性寬和凝重
狀貌巨目豐頤舉止有度與人坦夷無畛域當
官蒞事獨特大體而人情世態幾微隱伏無所
庸遁在鄉黨宗族終其身無有心誹而貌憚之
者蓋其受稟固厚而閱歷更踐素相練習濯磨
之久葆光匿曜丰神醞藉充然自得而人亦莫
能盡窺其俛也自為諸生時器識固已過人嘗
讀書山中一日家人率遭鬱攸來報公方課稅

不為動色已卒業徐乃笑曰家無擔儲而有其
災抑亦祝融之我相乎惜無宗元相賀也識者
異之初授刑部刑部分曹隸事政務簡而官屬
多故多暇日遂相目為閒曹公獨以謂刑辟重
司職未易稱每視事之暇即取諸法家言而深
玩之旁引曲比務當其綜覈而後已以故久歷
刑曹而前後所事大司啟無不人人加禮緩急
倚為左右也恤刑江南奉檄自喜先奉政公嘗

言官為恤刑可以活人茲行也其庶幾先君子
之志乎至則矢心殫慮舉凡諸司所錄囚獄原
情察變推尋往復苟可求生蠲滌無遺即有權
勢請謁深文鍛鍊不為沮惑而輕有所出入也
是時執政方懲訾竅而嚴考課諸恤刑使者重
伺意指務為周密獨公持平其所生活寬宥亡
慮數百人每上奏牘輒報可而公聲稱籍籍諸
曹即右矣尋擢河南副使備兵汝南首詢軍屯

利病盡除積逋廣為召募約三年徵其入人皆
樂畊而屯政為之修舉汝多山素苦帑患而盜
賊亦往往以山為淵藪誘致行丐窶子四出剽
掠而坐獲其贓急則深匿官司所捕不過一二
脅從首惡竟莫能制公為文詰帑立法授獵者
捕之數月而帑患息盜賊脅從罔治密令首其
桀黠購以重賞遂得其巢穴而薙獮之元兇就
戮而餘黨竄散汝之境遂無盜矣適歲饑公請

兩臺為賑而一邑後報失期饑民洶洶騷動公
即先檄有司發賑而後再請兩臺倉卒立定汝
人無不德公也公時業已倦遊而伯子日且晉
陟乃私謂王淑人曰吾家世隱約父子一時繼
起得無赫赫之虞乎梟捐抱虛此其際矣會有
叅藩之擢公命王淑人先歸治室廬而單車入
晉未幾即引年乞休兩臺交相慰留而公去志
已決遂不俟請而行抵家召諸親黨昆弟子姪

而諭之曰昔陸賈出橐中金分其子令為生產
而自泛歌舞琴瑟更約極欲以明得意二疏歸
散賜金日具酒食召故舊為驩吾無賜金可散
力不能給而陸生以口辨出使貪外國裝送吾
死不忍為也檢歷宦餘俸量疏戚分惠多寡至
誠諸子則諄諄約素自守不事織畝廣封植為
子孫計長久也距舍數十武先隴在焉傍構園
亭督課諸季子若孫日月程試寒暑不輟環亭

嘉樹羅蔭楹前蒔四時花草畜盆魚數頭亭中
一几一榻倦則假寐興至緩步終觀頽瞻梓木
先人之遺澤依依也居嘗念宗無譜牒何以聯
親與泛弟侍御國士考次編輯凡例一公所自
創奉政公嘗欲築大泉檀石二堰以利鄉人灌
漑公捐貲畢力克成先志而表章之不敢自居
其功也往文江羅文恭紹明良知夜氣之說公
泛遊石蓮洞深有所契而病近時學者侈譚說

而薄躬修晚年獨愛薛文清語錄日不廢覽詮
次其要語以規示來學曰讀薛膚抄公平生所
得固有自矣余浚公十餘年而始獲泛公于朝
公略齒序而與為交今少司寇仁泉傳公在光
祿與公同榜相得甚驩而余追泛上下未嘗不
步趨二公之後也公歸自壬午至丙申余始候
公于家公解頤握手追念今昔即以譜序屬余
時公痰疾止酒對賓客多不竟席獨飲余酒譚

笑畢席而罷及以譜序報公而公荅余書中語
率多困憊余竊疑之又閱歲而公訃至矣嗟乎
老成耆舊固鄉邦之典刑也公考終順寧翛然
大化而余於世教民風其能無慨于前修也歟
余昔為公銘奉政公之墓其世次子姓具詳之
矣惟憲副先公率公三女七女孫諸孫曾子女
嫁娶俱名家生正德戊寅月日歿萬曆己
亥八月日月之壬寅仲子世善率諸弟姪奉

公塋于余山王淑人壙右既襄事而以銘來請
銘曰 長沙之里剗蓋濟美公肇厥始余山之
岡佳氣鬱蒼公于斯藏考年問德式于鄉國黃
髮皤皤有典有則九原可作伊予先覺銘其再
世亦孔之焯

墓表

明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大行芹泉馮公暨
太安人蔣氏合葬墓表

萬曆丁丑余與馮生用韞同門舉進士已被選入祕館及授官史局皆同也頃馮生負雋質文日益進而余謝不敏唯私相砥礪以名義自期許於是馮生恒晁季視余乃時時語其家世則輒歎歎王父芹泉公之死使事而獨念王母蔣太安人甚余乃時時慰諭之歲壬午馮生介命代藩得取道寧親是時蔣安人壽八十餘憲使君已歸奉養有年矣而馮生又初舉子也館

局諸先生咸為詩歌送馮生行侈其抱子侍憲
使君上觴太安人前一堂四世冠袍輝映真人
世吉祥所希睹觀也馮生亦適然喜既竣事抵
家遺余手書猶道太安人健甚亡恙未幾馮生
使者至持憲使君狀及宋大夫所撰次芹泉公
蔣安人行事告余曰不幸太安人不祿矣天不
佑孤使孤不及見先子而又遽奪我太安人也
嗟乎傷我孤父子日夜痛心思所以存先子太

安人不朽將以某年 月 日啓先子窆奉太
安人合殯焉幽室之銘大小必書光潛垂遠法
尚詳覈則以請諸庶子王公墓門有石掇其大
都足以傳信足矣子其為之余交馮生淙於憲
使君年家子也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先世
青州臨朐人 國初徙民實遼左祖思忠亦在
徙中遂為遼左人數傳至閭山公官貴州副使
贈陝西布政使公父也母伏夫人生丈夫子五

次為公公生而穎異童齠能文弱冠補衛諸生
名震遼左已芝閣山公南遷還臨朐改郡諸生
名即尉郡諸生齊魯之士待公而明經者屨常
滿戶也甲午舉鄉薦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
人已亥 肅皇帝南狩奉 命告湖湘湖湘地
濕蒸多暑公馳驅溽暑中性不能遂病疽竟不
起當是時蔣安人寓京邸憲使君生才百晷耳
蔣安人晝夜抱憲使君泣食不入口幾欲絕已

自念曰殉死植孤孰難吾居其易而孰與任其
難乎乃稍抑慟強食携憲使君歸臨胸舍覆茅
壁葺風雨飄搖數米折薪腹不果然乃盡斥其
簪珥佐生理躬課一一家僮擦作僅給晨夕憲
使君稍長則督使就外傳學而自執杼軸以供
其費每霜飛月墜燼膏畫蘆母子相對潸然泣
下用是以感激憲使君竟成名宦籍蓋今享有
八十餘年而再見太史三覩重孫及泉而歸報

公無愧言也嗟乎若公與太安人其於君臣夫婦之間可謂兩全矣而宋大夫又曰死非難處死為難公之奉使也初恙時人固有諷公歸者而公舉朝會之禮以謝竟不歸死使事太安人遭公之難筑筑焉百辟之孤為命內無肺腑之託外無兄弟之唁太安人乃獨忍於一決以待憲使君成而瞑公于九京也則公之死太安人之不死俱難矣嗚呼干將莫邪神器也其潛九

淵之下瘞園扉之中猶然精光隱隱射斗牛間
豈必其剽犀截蛟而後稱利哉方在濯辟之時
濡流踴躍艷發彩浮識者已知其奇矣而松柏
之生也貞心勁節雖其在翦翳蒼蔚而挺然自
若也蓋于歲寒而益覩其青青耳狀言閭山公
迄臨朐每憶醫閭丘墓一節不忘而公初舉鄉
薦歸侍問山公飲酒數行即白請往省先塋時
虜數寇邊行者戒嚴公單騎往間關月餘始達

廣寧展墓爰除版築刻石而後返報命閭山公
大喜稱善夫孝不遺於其遠也忠不忘於其瘁
也公之死使事此可以覘矣太安人故青城令
蔣公女也初令奇公文且有貴徵乃以太安人
委焉及閭山公謀南遷伏夫人言新婦賢今去
母氏遠意不便新婦歸寧也太安人聞輒請伏
夫人曰未歸蔣家女也既歸則馮氏婦矣委身
夫子惟舅姑之命是共於是閭山公伏夫人決

意南遷而馮氏之門遂光大矣夫三芝之義太
安人辨之審矣而其砥節嫜修以迄於老而不
衰也何難哉 國朝以寧張先生卒于使臨歿
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學
士大夫爭相頌述而以方之于公曷異焉宋歐
陽氏之母於其君子之仁愛庶孝而必其有後
也而卒成其子有令名聲施于今太安人常謂
憲使君若先人再世宦矣而一旦捐館余與若

兇不能自存夫惟兇不能自存也者而後乃有
今也若忘兇不能自存是墜厥先人矣以故憲
使君一令方城晉署司馬即兩備兵雲中所至
輒以廉明稱則太安人貽之遠也其視歐母為
何如哉公最孝友事父母必得其驩師事伯兄
治息公而教諸季與俱顯與人洞夷不設城府
而飭容整峻即群飲至酣不亂刻意為詩文旁
及書翰皆可傳愛太安人性嚴重至老未嘗妄

言笑而待娣姒子姓有恩自御菲薄而周貧恤
賈無恡色有女弟適牛氏者夫死自薊門迎歸
與同起居為其子娶婦而衣食之扶義忼慨好
行其德大抵公與太安人天性然也夫行誼可
風懿美足范德澤休光奕世彌熾至使忠臣義
士拊髀搯擘慨慕其平生而願聞其梗槩以為
快是則所以為公與太安人矣而死不死又何
論哉余奉憲使君命而表其大者題之石曰馮

氏忠節之墓公諱惟重字汝威別號芹泉行人
司行人以憲使君官贈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
事蔣封太安人云子一子履即憲使君娶宋氏
宋大夫女弟也女二一適石員外繼芳一適石
茂才茂元孫男二長琦翰林院編修即所稱用
韞者娶姜氏宋出次珂孫女三曾孫男一浚明
琦子女一餘具詳庶子王先生誌中

明故封漢陽知縣雙溪管公墓表

今平涼郡丞管孔登卜葬其父封漢陽令雙溪
管先生里之某山先是請銘于太史鄒汝光而
又屬余表其墓余與汝光俱孔登同年友也誼
不容辭然先生行實汝光既已論次其槩誌而
銘之幽堂矣余又安所表章而令後世必信為
可傳哉先生行不越鄉井言不踰里巷終其身
以老且歿焉而一無所求聞于世先生固如斯
耳而子也能孝父也能教居利必後赴義必先

睦於其宗而稱君子長者于其鄉先生其可以
無傳哉先生自為免即異里中免攝稅游邑諸
生邑諸生即相率而辟易此豈不能須時溝會
以自致青雲乎當其父某處士公之疾也視弁
諸生如敝屣富貴可翹而埃如一日之養何父
寢疾而頃刻不侍子舍即割股何益大命有盡
而孺慕無窮凡所為哀麻哭泣之節殯殮喪祭
之儀一不行古之道其猶人乎哉此先生之所

為子也子而急養則養重子而承志則志重有
子而弗之誨匪父也肖祝而弗之成匪子也如
是而家人生產可勿問也羸縮在我捺其羸而
周人之急豈貨殖哉祠先而必於其家禮也依
浮屠氏以祝像弗經矣率宗人而不憚遷宗之
人其知所興乎先生之可傳者如是已爾夫無
冥冥之行者無昭昭之實先生歿且若干年而
孔登之舉于鄉也且先三日告之矣此其精爽

赫奕又何如哉。廼稱先生者，謂為免時不脣依
一武弁以自立，高貲何加于五穀先生，其弗如
鄉黨自好者乎。折券市義，固自弗知其所有而
歸婢遺金，奚論哉。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孔登
之為漢陽、漢陽之民尸祝而俎豆之為澧州州
之屬嚴而親焉。今為平涼，其為賢貳大夫可知
也。孔登所至有遺思而竟不矜一竒一節以干
進于人，豈自古無赫赫之名者類若此哉。先生

為政于家而孔登率而肖之于官其表揚先生
大且遠矣先生諱某字某別號雙溪配某氏贈
孺人四子二女孔登其叔也生歿歲月家世子
姓具詳誌中余特書先生之必信而可傳者歸
之孔登俾碣于墓以慰其顯揚之志云

祭文

祭大中丞東泉鄔老先生文

我 明統運九葉重興 肅皇潛毓瑞啓河清

名世先後公寔篤生射策登朝水部馳名
帝睠舊邦惟吾股肱良二千石克艱厥人迺

召僊卽通惠之津翩翩五馬露冕乘軒公之來
止對揚皇恩比漢豐沛視周岐京最績用嘉

迺貳楚藩奕奕西蜀居楚上游晉參行省惠愛
下流昆明萬里迺眷西顧召伯甘棠華夷孺慕
先帝曰吁旬宣碩膚召試三輔尹于留都赫赫
京兆不茹不吐肅清輦轂補葺品廡正位上

鄉保鰲東上海島清汎西越安堵士林彈劾

朝端聽履秉樞握衡旦夕以俟四明吊賀西子
憶范脫屣旌麾扁舟莫挽寤言一室默契千古
身不媿影口無擇語萬石惟奮三槐惟晉魏公
繼起載睹建慶 今上側席夢寐黃髮三世老

成薦剡交列人皆舉手洛歸司馬公獨歿晦明
哲大雅廉退飭身清白貽後鄉之典刑 國之
耆舊某執鞭後塵効曠國步三季荼毒屢勤煦

嘔仰德未既圖報孔殷哲人云姜承訃怛驚惟
余小子不量厥衷杞人拳局竊痛頽風由今睹
公肇判鴻濛混沌未竅灝氣春融公其已矣曷
維厥終公歸何憾騎箕躡空公身不死謝鳳首
龍獨於世道憂心中忡忡激辭茹哀公聽惟聰

祭陳念齋先生文

萬曆戊寅之歲贈君念齋陳先生卒於家先生
令子舉丁丑進士甫拜桐鄉令取道定省迺得

奉正寢永訣焉訃聞于京光祿卿傅某比部郎
今陞汝南兵憲范某偕鄔子某謝子某並里中
嫻姪而翰林吉士教子某則令子同年生也吊
往悼良有懷繾綣相牽職事缺焉馳唁越明年
己卯始具束帛之儀而介奠于先生之靈曰於
戲先生其歸休息勞棲神廣漠之鄉乎抑騎箕
襲雲拊髀鴻蒙而相羊大荒乎將厭世殒精匿
耀清泠之淵而完璞荆山之陽乎抑修文地下

上記玉樓悉吐出胸中之竒而紆洩其平生平
其冥冥者果有知乎抑芴兮芒兮而舟往壑藏
乎使與委形而俱盡則軀殼一幻境也而又奚
欣戚於存亡使離形返真而寤弱喪之非情則
方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也而余又奚怛化之是
櫻哉於戲所慟恨於先生者蚤握靈珠而曾不
得施照乘之光恬養醇白而曾不得匹父特之
彭樹德滋繁而素封榮業曾不得優游三槐之

堂造物忌完曷短曷長嗟嗟哲人惟此盡傷於
戲庸詎知夫適來也時先生固已履其常而數
有不必然者先生且視之為輪為馬而浸假予
以翱翔耶矧丹穴委姿矢音高陶醴源湧脉霈
澤八方萬里來歸紫綬輝煌嚴命易簣慰藉幽
明先生百年之志令子固奉之於羨牆而有涯
之生即與不朽之名炳炳烺烺而彌章哉於
戲荷之巔兮白象騰驤荷之阿兮白華芬芳誅

蒿里兮薦椒漿憶蕙帳兮雲飛揚儼首祭兮布
眇嚮靈來思兮杳彷徨

祭黃益謙太孺人文

於惟孺人婉嫕飾性貞吉體良爰自名閨曰嬪
于黃黃之君子荃壁葯房琴瑟靜好惟德之行
鳳穴孕靈熊丸踵芳克成二難合璧為章次公
振羽培風翱翔孺人曰嘻而宗是亢舉案優游
瑤池霍觴比翼乖違彊飯自將乃撫次公惟考

汝昌戀膝匪孝公車促裝裹以脯粟齎以酒漿
次公至止奮袂長揚間語子儕慈烏傍徨天胡
不鑒發宿西藏千里訃聞躡踊盡傷萋萋芳草
藥藥征勅載奔載蹏帷空北堂誓效在耳栝捲
叵忘子儕鵲詫涕泗霑裳於戲渤海五原並紀
綱常孺人嗣徽越世彌光子輿志養金鍾奚傷
青雲標致閨閭用彰萬古一夕彭祖等殤壽躋
稀古既樂且康偕彼君子迺于帝鄉招搖大虛

春卷之八 卷八
寥廓茫茫華表未期毋儀永望東帛嗚奠遐不
來享

祭陳老師文

萬曆庚辰孟陬之初旬日吾師芝翁陳老先生
卒于官時門生教子某守官翰林而甘子某亦
以黥令會覲典至也乃相與紀綱喪事躬視含
殮越二月十有四日甘子甫畢事命教子屬辭
具牲醴之儀酌于先生之靈而哭焉教子曰哭

先生也烏忍辭哉昔宋玉哀其師屈原賦九辨以志慟余才謝前英遠甚又烏能辭哉第述師弟平日相與之懷而死喪感愴之懷潛焉交涕矣癸酉之秋余二生者始遊先生毅也先生授以長笺責以千里既計偕弗偶先生又懼其一蹶而不振也慰之迪之以觀後效丁丑春二生並上春官第矣匍匐走報先生先生解頤抵掌自居伯樂亦且忘其為款段也是歲夏先生奉

徵書至教子走迎郊外而甘子徐以竣後來時
時過芝彈冠相慶師弟之誼金石可鑠頃之甘
生分符百里先生送之行且申醮誠焉每與教
子語來嘗不殷殷于黥君也期以肆 覲再覲
言笑奈何先生一疾而遽創竟創而不祿哉嗚
呼本圖生聚頓成死別警欬不聞儀刑永隔昔
也升堂謹呼嘖嘖今則未唁總帷杳聞嗚呼慟
哉奚忍辭哉先生應官十五載而居舍不足以

容旋馬貲產不足以贍食指死之日囊橐不足
以穀形骸非古所稱清廉吏乎彼其人皆致顯
融有位三公者胡先生齊其德而不齊其遇耶
先生平居不妄言動不口及人長短不欣戚於
利鈍識者服其謹厚至比之萬石君彼且皤皤
黃耆也而先生又胡僅及於下壽哉嗚呼聞昔
仇覽以鸞鳳應徵方正不終位而卒其子三人
俱以文史顯先生有丈夫子三克紹箕裘先生

不盡食報於其身而必豐報於其後先生聰明
正直不盡洩於生前而必於昭冥冥之中以啓
佑後人而俾之懋光先烈也余二生者無以報
塞先生而所盟心以慰九京之目者亦惟於先
生令子而已矣先生有靈其鑒之哉嗚呼少選
旅櫬南將而黔君又以職事還也惟獨教子依
依無所望素車之遐征而時式先生之舊署也
又寧直召巫咸而下問攀虎豹而仰蹠哉卮酒

告哀匪以屬辭於茲一奠長夜何期嗚呼慟哉

祭吳虛宇文

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雄名蚤擅則自許賈
馬菌蠢九葩而追蹤作者嫵節好修則抗志屈
宋睥睨八荒而造造出衆嗟東海之波臣乃塊
守此窮澤憤益車而困驥肆絕奔於絆紲爰自
中秘為柱下史再貳卿僚三佐憲紀播遷於蜀
晉粵嶺之墟曾不任其長驅出入於中外省寺

之曹位財列於大夫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
先生既奉太孺人襄事而來也斷雲棗梓望日
長安握手道故卒然交謹方期登我漢道洛陽
無吊湘之賦而詎知歲在單閼長沙動集鵬之
懃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欷歔悲哉栗烈兮
風泠黯黯兮參橫悵四顧兮私自憐奄息兮永
訣無人嗚咽兮飲恨銷魂含殮兮惟倅撫棺兮
友生肇輶兮續紛翬影緲兮焉存欷歔悲哉招

菟歸兮南方湯湯萬里兮相望潞河水泮兮春
之陽芳草碧兮江水湯湯靈輻返旆兮故鄉婢
發淚斑兮弱孤徬徨脊令在原兮裂腸生憎別
離兮重之以死喪音徽斷絕兮人琴兩亡長夜
寂寂兮未央英雄千古兮終藏歛歛悲哉昔來
問君兮匡牀今則吊君兮陰房楚世未發兮涕
泗霑裳幽明永隔兮奠此一觴

祭吳虛宇文

代

於戲先生胡豐而才胡嗇而遇貴不躋膺壽不
登數默默巫咸疇測其故先生崛起秘書厭飫
甫冠神羊圖南鍬羽播遷中外盜車卻步乃謂
千里馳駟末路云胡一創丹砂不駐昔在賈生
以年問鵬亦有長言徵文帝錄豈曰寓珠求不
越宿神器易化鳧脰悲續造化茫茫曷盈曷縮
不朽者名不死者子先生之名溢于頰齒練要
媵修紉蘭結荏摛藻揚葩斐疊疊先生有子

伏服岐嶷靈淵稟氣汗血彌奇誰云芝菌不植
而滋於戲先生陽烏西下海若東驅形骸芻狗
天地蘧廬匡牀寤泣怛化叱愚神龜遠逝奚嚇
鷓鷯羞脯在孟旨酒在危幃幄翔翔靈之來斯
同省祭賀文南太夫人文

於戲靈慶鬱蒸代有栝人長發厥祥迺釐淑媛
婉嫵飾性籬芷扈芳賁道昭言彤史班傳左右
琳琅告虔棗栗曰惟思媚徽嗣齊莊爰相夫子

掇巍躋膺邁古循良麟趾孕瑞熊丸式穀鳳毛
翺翔來儀 帝廷驄避桓典輪埋張綱 帝咨
直指掄才三晉敷教神京板輿弗御偕老懸車
媿美鴻光綸音載錫寵陟崇階禴翟韡煌整宜
遐祉春暉諶草樹之壯堂云胡厭世乘蹇鸞
白雲相羊訃聞賈妣令子攀號叫于天閭朝紳
悲發彼都人士匍匐徬徨惟我桑梓臨風馳唁
蕙室淒涼於戲孟鄒卜里桓鮑委簪並紀綱常

疇若禕靈妻道毋儀兩際其昌有涯者生不枵
者名壺教永章纒纒菜裾髻髻栝捲附真椒漿
縞帳翔環蘭芬映盼格思洋洋

祭傅母劉太恭人又

於戲古稱生寄死歸或詫為誕乃太恭人視之
則今而後即安矣當太恭人之背藁砧也年甫
及笄俯仰間關茹苦含悽此豈遑恤於異日之
富貴贅華哉而太恭人甘之如飴迨夫老者以

終孤者以植顯榮光大表閭飾翟 恩崇四命
壽逾稀衰人皆謂天之報施不爽而太恭人足
以榮遠矣庸詎知其自弱齡而七十由劓簪而
組紱曷嘗一日少釋其未亡人之心耶頌內行
克旌國忘未報何以死為乃始泛司刑既泛執
法既泛司理出與偕出入與偕入冰檠之語日
聞于膝已而中丞公晉秩光祿敬事日勤而太
恭人浩然決歸及下江南之 命尚猶異其少

留也而竟不能以一朝挽太恭人何心哉忠貞
節義不違素願旦夕所庶幾者惟瞑目以蚤報
泉下人以自白其五十餘年隱忍為生之心而
已矣太恭人之視生死達莫何如也太恭人之
逝也云在彭澤之境蓋天地正氣峙而為山嶽
流而為江河鐘於人而為貞烈太恭人之靈其
將迤遊匡廬之巔而為雲為雨以溥潤澤乎抑
將下注彭蠡之瀦而潛蛟躍龍以神變化乎不

則胡太恭人之無恙而遽溘然長逝於斯乎中丞公奔跣而南也號呼擗踊日者將上請於

朝真以豐品誅以華袞且併先贈公而合饗於九京矣太恭人之心不始就安哉惟予小子逆中丞公遊間一拜太恭人於堂下凜然貞松勁柏望之氣斂神肅回思世之鬚眉而丈夫者何限而願泯泯必沒身於戲已矣珠藏含媚蘭萎留馨惟桑與梓尚藉儀刑束帛械辭以識不忘

神之聽之鑒此衷腸

代劉小魯祭元輔文

於戲惟天絕佑篤生哲人弱剝升華秉志經綸
皇謨帝略 彛訓典刑博綜揚推彈慮研精
先帝潛邸啓沃橫經嗣登 大寶輔理昇平

憑几末 命執手親承 今皇冲聖先師後臣

姬旦負宸華戶保衡方之我公寵眷莫倫公之
忠慎小心亮貞造膝退處夙夜凌兢公之區畫

巨細簡繁幽眇疏逸條貫分公之精神宮府
臣隣部簷海澨提攝嚴明公之勞勩校理裁成
拮据胼胝靡有勸勤自公端軌玉潔冰清苞苴
竿牘不敢窺門自公表率步履準繩頑懦鄙薄
轍改絃新自公綜覈參會有程祛耗批蠹迅駛
風霆自公奮揚赫聲濯靈荆榛改邑瓊毳胥庭
帝曰純忠捧日寅賓公曰盡瘁頂踵此身云胡
弗慙二豎潛嬰公初遘疾請告浹旬計日待痊

帝語頻仍公雖藥物不遑康寧伏枕卧蓐稅務
必親溘焉困憊集鵬悲麟 帝聞奄息 手詔

含辛諮遺問計謹論攸存輟 朝罷市奠賻便

蕃位都師傅加贈易名殊眷延世冠軼古今如
公生先備極哀榮於戲公之勲庸千載汗青同

休 國體鐘鼎垂銘公之嗣君五實八荀象賢

薦枯川至增興息勞大塊騎箕白雲公復何憾
逍遙返真惟某樗散自分湧板蒙恩謬以弱子

倚玉聯嫵薦蘿方施松栢先零巫陽空詰天問
難憑貳篋薄薦單醪在尊長歌楚些雪涕銷魂
匪敢怛化聊抒私情英靈陟降庶其居歆

祭叔震兄文

夫墳麓迭奏伯仲之誼斯彰琴劍興思存歿之
感倍生是以脊令在原則棣鄂垂訓池塘迴夢
則春草臻韻豈直伯牙擦絃悵子期而輟響匠
石運斤傷郢人而長往哉嗟嗟伯兄寤立鷄羣

而不弄長而能文赤幟登壇青衿辟舍三千
擊九萬風處言恬守默損盈執謙折節友善
細悉兼如余蹇劣屬在弟彙招延結納締為
向心君之知我鮑子莫賢余兄事君忻慕執鞭
並驅總轡蘄以周旋驛騶卻步款段則先世無
孫陽冀壯留良世寶周璞荆璧深藏嗟嗟伯兄
時之不須東隅垂翅奮翮桑榆胡為一疾頓在
膏肓越人不遇二豎為殃玄首未華靈畧方中

蘭芳萎耀蕙茁摧風奄日月之不居忽三春其
于茲睹素車之言邁賦招魂而不歸聆紉謳之
載道齊倫好而同悲余獨孺乎莫逞感疇昔而
歔歔昔偕君而振濛兮君絕塵而余步趨今敞
詞以抒哀兮君其來聽兮鑒諸昔與君而同醉
兮君大醺而余淋漓今一卮以告虔兮君其來
嘗兮格思曾言笑之未幾遽蒿薤之長歌聚散
倏其無常叩巫咸其誰何嗟嗟晝有祓兮寒有

暑天地遽廬兮古今送旅萬歲更迭兮聖賢同
矩君亦何憾兮胡不栩栩酌我酒兮誅我文送
君往兮繽紛雲為車兮風為馬帝之鄉兮廣莫
之野偉哉造物兮假而稅駕嗟叱避兮無怛化

祭楊母熊淑人文

代

粵季連之苗裔兮肇著姓於有熊介江楚而扶
踈兮紛穠郁以朗融世既載此修美兮誕降之
以女士友琴流苻兮作合君子肆德音之來适

兮又申之以襟佩惟關西之姱節兮決于茲而
靡悔儼輔軒而攬轡兮適澄清乎海表奎內徵
於卿貳兮尉治行於京兆既赤舄之几几兮歸
袞衣於東土教勸勦於吸噓兮居成功而偃僂
朝飲馬於昆明兮夕稅駕於華清當鷓鴣之晝
伏兮覩鸞鳳之朝鳴歷九州而相其君兮曰夫
子之好修也疇幽贊於鷄鳴兮惟令德之好述
森玉樹於庭階兮又滋蘭之九畹咏螽斯之振

振兮頽掞本而繾綣豈惟博謇夫小星嫉椒蘭
之專蔽而不情象君子之彙征兮貫蕙芷以同
升游神駒於渥水兮集九苞於丹穴並高陽而
為盛兮矯首龍而更軼甫含飴其未艾兮已頷
點而克禕樹蕙之百晦兮襍菌桂之芳菲睠辰
飈之綿綿兮滍生民於厥初皇天無私阿兮越
千禩而冥符蘄君子之偕老兮垂象服以攸儀
猷禴翟而不御兮翳雲車而遄歸豈室中閒無

人兮洵夫人之美且仁執巾櫛而傍徨兮咸掩
涕而損曠傷慈烏之不逮兮鴉鷄翔而不下悲
晨風之呼號兮慟劬勞於九我蚌返潤於望舒
兮劍歸神於莫耶睹躡珠之的皪兮撫縵理而
長嗟相山壑以永藏兮忽夢卜之告靈霽佳氣
之鬱芴兮川嶽有待而貢珠會憲旌之南發兮
遠珥節於周原九龍負土以崇封兮百靈擁護
其高擗屈蓐收之戡戾兮正大火之西流爽籟

奏於金商兮白雲飄颻其颺游戒靈輻以前驅
兮零露溥而清塗指幡旒之搖曳兮御清肅以
馮虛紛執紼而助謳兮參雉譌與萬里環玄廬
之夕促兮望虞泉而投誅余瑣瑣其何知兮附
松柏以兔絲仰閭範於夙笱兮跼敷衽而陳詞
訖曰蘭茝兮葯房護寶兮北堂有形必朽兮人
壽不長令名兮流芳昌後兮無疆千秋兮允臧
望幃中兮洋洋送夫子兮歸天閭鳳毛兮翱翔

玉茁兮方將穆將懌兮壽藏與日月兮齊光奠
桂醕兮椒漿薦白茅兮盼蕪鳴琫鏘兮琳琅
欣欣兮來嘗

祭范封君文

萬曆戊子四月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范太公東
垣先生考終正寢翰林檢討教其年家子也
承訃之前一旬遠哭先史公于家朝夕擗踊不
皇外哭既越月侍御君率諸仲奉太公即佳城

封之馬鬣矣而先史公歸藏尚未有日也不肖
孤愈益拊膺摧裂不皇外哭又越月慟少定迺
陳辭設奠東嚮再拜授使者致之太公之前而
寓一哀焉往丁丑春孤與侍御君侍御陳君同
舉南宮既講世好具述家慶是時二君兩尊人
俱忘恙而孤獨蚤失所恃慟恨罔極未幾遂聞
陳太公之變陳太公固攘臂執苑褰裳學海其
不得志而發憤如賈生固有然者至侍御君所

稱太公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人無疏戚貴賤
賢不肖與之語則披肝吐膽與之奕則手談坐
隱與之飲則呼盧浮白汎兮虛舟熙兮春臺則
古無懷葛天之儔也孤聞太公私念先史公操
性嚴急處心勞苦安得如太公曠達疏弛引年
益美而躋之百歲哉乃太公視先史公少數歲
而其逝也亦後旬日豈所謂引年益美者固有
不繫於此與然太公梁孟偕老而太孺人之見

弃則幾四十年太公舉侍御未壯而元史公疆
而後舉不肖也侍御君蚤擅文藻學以為養而
不肖碌碌驚行無能半菽奉侍御君鳴琴百里
迎養太公朝甘暮旨殫極所驩而不肖一官冰
銜祿養弗給晨昏不逮侍御君執簡亦墀不顧
忌諱為朝直臣天下知有侍御而知有太公不
肖柔翰自弄罔越尺寸為前人光由斯譚之則
太公食福坦夷居多而不肖孤益無所逃其誅

矣昔金僊氏稱善人化去詣極樂國與諸天人會而華胥廣莫之遊雜出載記果爾太公與先史公非所謂善人耶一時同化逍遙彼岸亦當敘家世約為昆季而世法所較長短多寡不足涉其境矣雖然侍御君一哭太公而不肖孤三年之中未嘗間於哭泣衰麻也創慟之調不期促節垂墜之位無繁哀響故於哭太公也不暇飾辭而直抒其悃臆如此太公其庶幾聽之儻

遇先史公如平生則亦無損於九京之驪云

修祖塋祭告文

於惟 我祖葆璞完真溫凝醇固以裕後昆歿
垂五十餘年而休聞無間於人言 祖妣克相
僉俛劬勤薦生 府君濬發厥源緜瓜瓞之緒
而啓奕葉之榮遡流揆本慶澤是承惟茲隴丘
封樹未新朝夕過焉震蕩靡寧茲誅良吉礮石
理塋虔備牲醴敢告 尊靈伏惟 妥右永綏

佳城

三原
三原
三原
三原
三原